

無貓之城

「過來！快過來啊！」他壓著嗓子，用氣音往對面天台喊。

持著長竿的手臂懸在空中，他下半身緊貼著圍牆邊緣，左腿反勾在欄杆間隙，生怕重心一偏就摔下去。還差一點，竿子才能構到對面，兩樓距離比想像要更遠，左手肌肉開始僵硬，因為左手是支點吧，受力最大，他想起從前課堂上學過支點力臂什麼的，卻怎麼也記不起公式。

終於一隻金毛大狗從陰影處探出半個身子，又遲疑了片刻才走近，嗅了嗅，脖子一伸，把掛在竿上的整袋肉骨頭叨了過去。還好是隻聰明的狗，他揉揉手臂，坐下，遙遙看著牠吃。大狗也不急，從袋子裡撥出一塊大的，啃兩口，就休息一會兒，大概虛弱了多天，吃不快。又吃了一陣，忽然抬頭對他輕吠兩聲，大約是感謝之意。

「小聲點！」犬吠在深夜空蕩的樓巷滿是回聲，他四處張望，就怕有人注意到。

這是最後一個地點了。手機亮起，大飛來了訊息：「**巡邏隊剛過去**」，現在離開正好。他確認對面天台狀況：乾淨飲水還有，加上剛拋過去的兩包乾糧，支持三天不成問題。拾起一旁的長竿準備收工，那是用房東借他的伸縮曬衣竿改造的，把竿子一旋一壓，剛好塞進背包。他稱不上利索地翻過矮牆，悄聲下樓。

運動毛巾披在肩上，他扮成剛運動完的樣子。畢竟今晚是以運動證件申請外出活動，他貼著牆面下樓梯，仔細不讓老公寓的監視器拍到完整長相，像這樣的房子算容易的，沒有保全系統的都算容易，就算拿不到房主鑰匙也有辦法能想，不像前些天——

有哭聲。

他停下腳步。聽著，追著來源，把耳朵貼上三樓大門。

——是嬰兒嗎？哭聲時有時無，縹緲如幽魂。

他一下慌了，這棟樓早在上週就被整批遷走了，上來時也逐層確認過，怎麼現在忽然又有人？他拿出手機核對，三樓不在清單裡，手上沒有鑰匙。

會合的時間只剩五分鐘不到，怎麼辦？裡面除了哭聲沒有其它動靜，他拿出手電筒，暗自祈禱大門沒有鎖上……。



或許是心理作用，一路上他總覺得大飛盯著他背包看，上禮拜才有成員順手牽羊被踢出協會，弄得每個人都疑神疑鬼。協會規定任務至少須要兩人一組，他從前喜歡這種相互支援的制度，今天卻是例外，他巴不得早點和大飛分開。

「我以為大家都是好人欸，不然誰要做這個？神經病。」說到那個被踢出協會的小偷，向來爽朗的大飛仍氣憤難平。

「也真看不出來他是小偷，」他心不在焉地附和，「當醫生的，不知道要那一點錢做什麼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！害群之馬。」他們順著河堤往市區走，沿途圍板都用白漆噴著「**誠實通報**」四個大字。

大飛忽然停下腳步，掏出手機。

他也隨之停下，不讓身後的背包進入大飛視線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大飛把手機訊息在他眼前晃過，「前面有機動巡邏，要我們分散繞開。」

這個月又開始加強巡邏了，上週臨時出現的巡邏隊才讓大飛被迫躲了一個小時，今天又差點被截住，也還好內部消息來得及時，平時或許蒙混得過去，今天若遇上盤查，他難以交待。

回到凌亂的套房，他整個人才終於鬆弛下來。

進社區前還和兩個外出購物的居民打了招呼，幸好背包沒有一點動靜。進房後他先把電視音量開大，背包一落地就有了動靜，裡面的東西用指爪刨抓內層布料。

「不會拉在裡面了吧？」他趕忙拉開拉鍊，一只深色影子鑽了出來，飛快竄入床底，陰影一雙眼睛警戒著。

那是一隻貓，活生生的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現在只有早期的文獻資料裡才能看到貓了，少數提到貓報導，也都將貓描述成邪惡的生物。不單是這座城，自傳染病開始失控，被定義為帶原動物的貓隻被快速撲殺，如今或許只剩山裡還有零星族群存在。據說協會剛成立的時侯，偶爾還能找到被人窩藏的貓，後來也沒了，人和貓都是，一發病就藏不住。

那牠又是從哪來的？有染病嗎？

當時那道門沒鎖，他尋著哭聲往裡面走，人去樓空的房子漫佈混濁氣味，聲音自臥房斷斷續續地傳來，在他踏入房間後又倏地停止。他掃視一圈後趴低身子，被床底一雙黃色瞳孔嚇了一跳，有動物在，藉著手電筒的光，他才看出來那東西的形體，是……貓嗎？

耳邊一陣硬物刮過地板的聲音，他的腳踝忽然被一雙粗糙的大手握住。

——他驚恐地回頭，是錯覺，背後沒有人，或任何東西。

他向牠招手，但貓不肯出來。這棟樓清空一週，牠不知道在這待了多久，時間所剩無幾，他把背包放在地上，伸手指著開口。

「進去！」

也許是背包殘留骨頭肉的氣味，又或許牠懂得這是最後機會，牠伏低身子嗅了嗅，自床底爬出來，主動鑽了進去。

租賃的套房原就禁養寵物，但如今城裡人口大減，四樓只剩他一個住客，他才大著膽把貓帶回來。

上了年紀的房東就住對面一樓，社區裡幾棟樓都在老先生名下，妻子早逝，子女都在國外，房東只有一隻黑狗陪著。老人家難免囉唆，房客偶爾忘了下樓倒垃圾都要被嘮叨幾句，幸好老先生耳朵背，只要不鬧出天大動靜就好。

他在淺盤裡盛了些狗罐頭推到床邊，都是肉罐頭，成分大同小異吧，他猜。貓不出來，他把碗推得更深一些，過一會兒底下才傳來進食的聲響。他記得這毛色叫玳瑁，體型偏瘦，右眼眯著，不知是否感染，手邊沒藥，希望不會潰爛下去。

他幼時養過貓，但協會裡沒有貓用的物資，在這個獅子老虎都絕跡的世界，為一時的衝動善後並不容易。櫃子裡還有狗罐頭和倉鼠的木屑砂，養一段時間不成問題，但問題不在養，而在藏，這可是一隻貓啊。

許久沒看電視了，裡面歌舞昇平，每幀畫面都像大型掛幕，組成複數的平行宇宙，只有固定播送防疫規定的跑馬燈不肯放鬆，緊緊拴住現實一隅。

「新聞不是假的，是你不懂怎麼看。」協會裡的資深記者老趙這麼說過。

他轉到兒時看過的動畫後停著，說不上來哪裡不太對勁，幾分鐘後他才發現，原先動畫裡有貓的畫面竟然，都、被、刪、掉、了。

他覺得荒唐，這也太欲蓋彌彰了，但隨即又笑不出來，像這樣把腦袋埋進沙裡，短期來看是傻氣，時間長了，大部分人會以為自己本來就是鴛鳥。



今天工廠輪休，他睡到中午才起來。

睜眼就看見貓攀在窗邊，目不轉睛地盯著晾在外邊的口罩，幾個口罩依編號夾在衣架上，在風裡像旗子一樣展開，貓弓著身子隨之起高伏低。他坐起身來，貓聽到聲音，一溜煙鑽回櫃子後邊，探出來半個腦袋，眯著眼鬼祟地偷看。

碗裏空了，應急的沙盆裡有使用過的痕跡，看樣子阿醜被人飼養過。

阿醜，這是他幼時撿來的貓的名字。要是沒被家人丟掉，他想像阿醜也會長成這副討人厭的樣子。

他又向貓招手，阿醜依然戒備著，不肯移動。

貓真麻煩。

「**你看了這次的名單嗎？居然有豬！有豬欸！**」吃飯時，大飛發來訊息。

也難怪大飛興奮，協會分配下來的名單比從前少得多，這禮拜只有三個地點，其中一處除了狗，還有難得一見的麝香豬。

疫情後期為了降低傳染風險，動物相關法令變得非常嚴苛，一般民眾能養的寵物化繁為簡，只限於訓練過的犬隻與不佔空間的小型動物，其它若非疫情前就養著的，剩下都是達官顯貴或研究單位才能取得的特許權，他就聽過有獸醫職照的成員，曾私下被徵召到某長官的家裡，幫一隻大馬士革山羊處理傷口。

「大部分動物並沒有傳染的風險啊？」有科學家提出異見，但很快就安靜了。據說動物園裡倖存的珍禽異獸，都按稀有程度分配到了官員府宅裡。

除了貓科動物。

研究指出病毒是從貓身上來的，但學界也有一派主張是人傳給貓。無論如何，在所有動物裡，病毒只在貓科動物和人類身上流通，患病的人貓先是高燒不退，接著從額頭真皮組織開始病變，隆起，突生一支肉角，像被魔鬼做了標記，最終失去理性，進入瘋狂。

初期的高致死率讓全國陷入恐慌，抓不到傳染規則，無從預防。大量家貓被棄養了，街邊滿是死去的貓隻，進而造成更大規模的傳染。最終政府下令，所有貓科動物都要「無害化」處理，而長了角的患者則被縛住手腳，排隊進入郊區大量建造的收容所進行統一治療。

那些巨大的、鐵灰色的收容中心，像一艘艘預備航向宇宙，有去無回的飛船。

很快數年過去，傳染病依舊無法根絕，彷彿嵌入基因螺旋似的，成了一種人類的原發性疾病。即使疫苗已數代更迭，病毒仍會轉輪盤一樣隨機發作。還好，政府已開發出一套快速治療的流程：發病者與密切接觸者會整批被隔離，然後投藥，待病毒活性降低後，手術挖除額上的病變組織。

只要在長出肉角之前獲得治療，幾乎沒有任何後遺症，除了從這世界被消失三個禮拜之外，一切無恙。

大家都說，被治療過的人，好像都比從前還要乖巧禮貌。

「**疫病就像感冒，人人誠實通報**」，斗大的標語在城市各處高懸。

城市重新運轉，人們按身分編號拿到不同的證件，分批外出——上班、吃飯、進行各種戶外活動。偶爾不幸發病，只要快速移出，三週後又能重回正軌。一切如常，只是多了幾條規則要遵守。

父母都是這麼跟他說的，只要守規矩，就不會受傷。



麝香豬比想像中要大，看起來起碼九十公斤。他以為能當寵物養的都是迷你品種。

他把背包裡的燕麥、水果、青菜、地瓜倒在盆裡攪拌，叫做比比的麝香豬迫不及待地把它的大腦袋埋進去。大飛在一旁拿著手機錄影讓主人安心。這棟樓屬於安全區域，飼主一發病就透過關係把鑰匙送到協會手裡，社區管理員也是協會成員。

「比我吃得還營養，你看牠吃得多香啊。」大飛說。

他伸手輕撫比比脖頸的粗毛，願意親人的動物都是自小被慣著養的，還沒遇過人類的另一面。

手機來訊。

「**最近疫情有變化，詳情還不清楚，外出一切小心。**」是協會發來的，難怪城裡巡邏班次異常增加，現在執行任務得攤上更高的風險，他可不想被抓。

可這一切一開始是合法的。

在疫病初期，大量寵物因飼主被隔離而陷入生存危機。房子成了寵物的囚籠，裝了監視器的飼主只能遠端看著貓狗逐漸餓死。上網求援的飼主開始發起串連，有熱心者成立連絡平台，根據寵物的所在地，就近尋找志願者派送乾糧、清水、藥品，甚至有人依獸醫的視訊指示幫寵物縫合傷口。幾乎像是拍攝電影一樣，這些救援成功的影片在網路發酵，成了疫情間一則又一則的暖心故事，吸引了多間企業贊助物資，幾位核心發起人也順勢成立寵物救援協會……

一切大好，直到救援貓咪的志工們額頭開始生出肉角。

他記得一夕逆轉的輿論，忽然間他們就成了魯莽、自私、不知輕重權衡的邪惡組織。很快地，協會被停止了一切表面上的活動，幾個幹部被安上了入侵民宅、違反防疫規定等罪名，受了或輕或重的處分。

人類只有在確保自身的情況下，才有餘力做個好人吧，這是他的心得。

停止「表面上」的活動，代表後來所做所為全是遊走灰色地帶。後疫情時代的法律是不為動物服務的，一旦飼主隔離三週，未能及時託付友人的寵物，基本上就等於一具待清運的屍體。協會只好藉由各種外出活動的名目，在能力範圍內偷偷進行救援，好在支持的人也不少，協會在政府裡恐怕也有後台。

他們的成員遍及各行各業，對動物救援活動來說，最重要的莫過於獸醫和鎖匠。公部門的內應和記者也是重要的資源，畢竟在封鎖期間，情報價值千金。

而他雖是早期成員，但一個普通公司職員，什麼技能都沒有，只能負責簡單的餵食任務。大飛是半年前才加入的，兩人住得近，就常和他編在一隊。任務通常是一人放哨，一人進場，有時也會分拆到其它組去協助進階任務。大飛愛講話，在聊天片段裡他拼湊出大飛的背景：私立小學，明星中學，頂尖大學，已經申請到國外讀生物研究所，只等畢業證書到手就要飛出去。聰明，性格也好，陽光、爽朗，人高大好看，精緻的五官上頂著一頭蓬鬆細軟的頭髮，像自備了燈具打光。

天選之子，是他原本生活圈裡不會有交集的人，像大飛這樣家裡有背景的，他不明白為什麼也要來協會。

「你是怎麼加入協會的啊？」剛認識的時候，大飛問他。

「幹部老趙拉我進來的，我們就住附近。」老趙是個短小精悍的記者，協會初始成員之一。

「家裡知道嗎你做這個？你不怕有一天出事嗎？」他問大飛。

「不怕，又不是做壞事，我們這叫義舉。」大飛露出年輕人才有的傻氣笑臉，「你有養什麼嗎？我養了一隻牧羊犬，牠可聰明了。」

他搖搖頭，家裡唯一養過的，只有小時候被他藏起來的那隻醜貓而已。

今天回家時他帶了兩個新的紙箱給阿醜。這一週裡，阿醜已經願意在吃飯以外的時間離開床底，在幾個角落裡兜轉，彷彿此處已是牠的領土。這幾日他記錄病癥，判斷阿醜沒有傳染病，身體狀況明顯轉好，肚腹也長了膘，除了右眼還是眯著。傷口沒有惡化，也不見好轉，牠得吃藥，但若帶牠去給獸醫診斷，不只貓，只怕連他也回不來，在這事上，沒人可以相信，即使是家人。

疫病開始後，他曾試探性跟家人提到童年撿過的貓，他們只說：「還好早早就把牠扔了」，語氣頗為自得。

他輕撫牠背部，阿醜卻轉過身來低聲哈氣，直接躲回床底。

麻煩的還有氣味。阿醜來了之後房裡就沒開過窗，他覺得連櫃子裡的衣服都沾上了貓的味道，經過房東門前，老先生的黑狗總會抬起頭嗅聞，彷彿聞出他家裡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這貓會害死他，他得想想辦法。



然後一隻狗就掉了下來。

碰的一聲巨響！一團黑影砸在社區中庭的水泥地上。他那時剛從房東那領完這禮拜的物資，兩手提著幾個塑膠袋，脅下還夾著一袋衛生紙正要上樓，狗就這麼落在前方，啪的一下血肉四濺。他靠近細看，判斷是一隻中型犬，高樓掉下來的，狗連哼都沒哼一聲，就死了。上方一陣嘈雜，他抬頭，樓上好多住戶都探頭出來，他看到幾支手機對著自己拍。

「怎麼回事啊？」有人喊。

他沒搭腔，低頭離開現場，怕惹事上身。

傍晚房東在群組裡發了公告，說是經過調查，確認是六樓住戶養在陽台的老狗，不知狗怎麼了，忽然就自己不小心跳下去了。

不小心的，**是狗自己不小心跳下去的**。他反覆讀了兩遍。

記得六樓那戶有人在醫院工作，他隱隱有了不祥預感。他上網搜尋相關資料，發現各區陸續有犬隻墜樓的照片被上傳，像這個城市同時下了一場狗雨。沒多久，網上照片又陸續被清空，他想到昨天協會說的「疫情有變」，既然官方新聞什麼消息都沒有，那肯定就是有事發生。

「**有養狗的住戶，請嚴加看管。**」房東在群組裡又補了一句。

當晚他險些出不了門，運動名額被臨時禁止，還是大飛靠關係幫他弄到一張高級採買員的證件。他們揣著幾份乾糧，沿著河堤一前一後地慢跑，緩緩向目標地點靠近。

當他們抵達時，目標都不在了。

舊公寓的天台一片空蕩蕩，已經餵熟的那隻金毛大狗不知去向，飼主只差幾天就能要解除隔離回來了，食盆清水還在原地，狗卻不見蹤影。

他拍下照片發到協會，那一端的連絡人卻沒有任何回音。

「怎麼辦？」他脊骨發涼，拉著大飛問。

「我們先回家，自己安全要緊，等協會進一步消息。」大飛握住他肩膀，「手上的乾糧記得丟了，待會被查不好解釋。」大飛年紀輕，卻比他冷靜得多。

他們下樓後立刻分頭離開，路上飄起細雨，不時看見巡邏隊在盤查路人的隨身物品，他也被攔下兩次，還好大飛幫弄來的證件似乎級別很高，巡邏隊匆匆掃過就立刻放行。

回到社區門口，心還沒安下來，就看見幾輛巡邏車靠牆停著，後邊跟著兩輛大巴，一台小貨車。區內一陣嘈雜混亂，阿醜被發現了嗎？他刷了證件通過大門，惴惴地走近，還好，被巡邏隊包圍的是隔壁棟。拉起的黃色封鎖線裡，房東老先生被幾個巡邏隊員圍著，要求拿出住房名單核對。

「隔壁棟有人發病，」身邊的鄰居說。

他回到住的樓層往下看，隔壁棟多是小家庭組成，住客們穿著輕便雨衣在底下排成兩列，由全套白色防護裝備的防疫人員，把成人和孩子分別掃描後送上不同輛大巴。

「沒事，沒事，三個禮拜後就和爸爸媽媽一起回家了。」其中一名巡邏隊哄著哭鬧不休的孩子，但防疫人員沒耐性等，過來直接把那孩子扛起來丟上車。

半小時後，所有人被巴士載著離開，只剩小貨車和三名防疫人員留在原地，其中一人從房東手上拿過一串鑰匙，另兩人從車上拿出金屬棍棒，進入被封鎖的樓房裡。

他看見他們上了二樓，裡面傳來一陣激烈的吠叫，接著是犬隻尖銳的哀鳴聲，哭著求饒似的，卻一聲比一聲更微弱……

——聲音斷了。

他渾身發顫。接著是下一戶，開門，關門，再下一戶。等三人下樓的時候，他知道，那棟樓的狗通通都沒了。

等小貨車離開，他才敢進到自己的套房。阿醜看見他進門，從桌上輕巧地溜了下來，走到食盆旁邊，坐下，等著放飯，像獨立於這個世界似的，外面的騷動似乎對牠沒有任何影響。他伸手拍了拍床，阿醜跳了上來，也不走近，就這樣保持一點距離的望著。

想起曾聽過的說法：對貓來說，人只是大隻一點的貓，阿醜已經把他當成了同族了嗎？想到方才的棍棒與哀鳴，他往床上虛弱地倒下，或許是淋雨受涼的緣故吧，他渾身發燙。



等門外的腳步聲走遠了，他才開門把外送的午餐和日用品拖進屋來。

電視反覆播送最新消息：「新型變種病毒疑似能透過犬隻傳染，本週城裡會陸續展開大規模的預防性處理。」

「預防性處理」，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新的防疫方針是，只要有人發病，所有可能接觸過的犬隻都得無害化處理，當晚出動了上千名防疫人員，他的社區只是其中一處地點而已。外出許可更困難了，協會停止了所有長距離的活動，成員們僅能憑先前儲備的物資，餵食住家附近的老鼠兔子。怕通話不安全，聯絡群組也都暫停了。他私訊過大飛，只得到簡短回覆：「**一切平安。**」

他一步都沒出門。這幾天仍低燒未退，先前覺得只是淋雨感冒而已，若是發病，現在也該神智混亂失常，但他腦袋反比平常更清明。照常上班就瞞不住發燒的事，若被隔離，阿醜就絕無倖理。他胡亂吞了一些動物用的抗生素，用繃帶和夾板把自己左腿纏起來，拍了照，假裝跌傷造成骨折，向公司請了一週的假。

足不出戶的期間，只有他和阿醜玻璃彈珠似的眼睛朝夕相對，有次醒來，發現阿醜竟願意窩在床角蜷睡，像回到小時候他把貓窩藏在房間，世界還沒變質的日子。

受傷自然不方便下樓，這幾天都是由一個面生的年輕人送物資上樓，他是新來的管理人員，原以為是房東聘來幫忙的，問了其它鄰居才知道，那晚他發燒昏睡後，原本離開的防疫人員又折了回來，說要把老先生相依為命的黑狗也處理掉。老先生不肯，拿著棍子要拼命，鬧了一陣，最後還是被那三個人架走了。隔天巡邏隊就派了那個年輕人來接手社區管理，新人明顯不熟悉社區狀況，「處理什麼事都慢上一兩拍，」鄰居抱怨。

「那老先生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到今天還沒回來。」

他沒問那隻黑狗，知道這問題是多餘的。

房東和黑狗不見了，一時間他竟鬆了一口氣，至少暫時不需擔心房裡的秘密被發現，隨即又意識到自己的無恥。人終歸是自私利己的，幾年前疫情剛起，每死一個人民眾都像被剝了肉似的發疼，待數字無限增長起來，反而無感了，像超重的秤顯不出數字，人也是，同情心也是要儲蓄的，要是平日流水般用得更快太急，真正攤上了大事件，旋開水龍頭，什麼都流不出來。

到了傍晚他才發現，年輕人送上來那箱日用品裡夾藏一張紙條，上面寫了群組邀請碼，署名竟是老趙。

他加了進去，裡面只有寥寥數個幹部，老趙也在其中。

「**陳主任被拘捕了。**」老趙說，「**我們現在有任務需要人手。**」

陳主任是協會名義上的負責人。

「**活動不是都暫停了嗎？現在還有委託嗎？**」他問。

「**不是別人的委託，是協會的事。**」

老趙向他說了一些只有幹部才知道的事。這些年協會陸續藏了幾隻無主的動物在郊區的一棟老房子，那附近早沒住人了，向來都是幹部負責定期過去照顧，但如今的情勢，包括幾個幹部都屬於受監視的對象，能自由活動只剩老趙，那些動物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，因此找上了他幫忙，他資歷深，背景又單純。

「**那裡有狗嗎？**」

「**狗根本不會傳染，那只是藉口而已。**」聽出了他話裡的擔憂，老趙說，「**我懷疑當年的貓也是一樣的狀況。**」

「**什麼意思？**」

「**先是貓，然後是狗。只是要讓你知道聽話也沒用。**」

「**我知道你信得過，**」老趙說，「**願意冒險的話，我幫你弄一張證，今晚一起過去。**」

他願意去，但又想到自己仍在發燒，還有阿醜。

「**我現在腿受傷了，不方便走。**」他把上夾板的照片發給老趙。

「**但我可以推薦另一個信得過的人。**」

出發時間是晚上八點，大飛很快就應允了，他把大飛拉進群裡，老趙在裡面發了今晚的地圖。

到了晚餐時間，管理員沒送訂好的餐點上來，房客群組裡一問，才知道那年輕人臨時被調去支援其它地方了，明天中午才會派新的人過來。他只得先吃出儲備的乾糧，阿醜聽到罐頭的聲音馬上把頭湊近他的碗，他攔著，另開了一罐狗食。

「在明天中午之前，我們得一樣吃罐頭啦。」他輕撫著阿醜的背，牠沒躲開。

中午之前，等等，也就是說，社區現在無人看管？

這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？

他腦中飛快地轉：阿醜可以送去協會的收容所，那裡有專人照料，這或許是最好的歸處了。老趙信得過他，他也信得過老趙，協會幹部裡有獸醫也有生物學家，如果貓真的沒有染病的問題……無論如何，都比待在這個房間裡要好，只要他能將阿醜帶過去。

出了一身汗，額頭又開始有灼燒感。他下載了地圖，打開，上面的紅圈就是今晚大飛和老趙的集合地點，從這裡要走上四十分鐘。窗外已經暗了，只要小心點，沒人會發現。大飛之前幫他弄到的那張證件還收在抽屜深處，高級採買員，或許證件仍未失效，刷一次就知道了，他得賭一把。



集合地點在一座橋下，八點了，只有他一個人到。他拿下口罩，伸手攪動水裡的月亮，撈了一捧溪水抹在額頭散熱。應該只是感冒吧？清潔、消毒，明明一切都很小心的。他把背包拉開一條縫，讓阿醜呼吸一點新鮮空氣。

大飛和老趙都沒回訊息，抬頭遠望，隱約可以看見目標房舍的輪廓，一棟二樓半的石造老房子，背上的阿醜開始躁動不安，他決定先過去等。

碎石子路不好走，看得出一段時間沒人打理，路徑幾乎都被長草掩蔽，簡直是一片荒野。他把手電筒交到左手，右手從背包裡掏出長竿，撥開面前的草叢前進，終於抵達。

「沒問題的」，他喃喃自語，伸手摸到了藏在後門邊上的鑰匙。

屋裡極黑，摸不到燈光開關，他沿著一道狹窄陳舊的樓梯往上走，據老趙的說法，動物都藏在二樓的大房間裡，鑰匙在老趙手上。他只好先上頂樓，倚在女兒牆上休息。

他的額頭始終沒有降溫，阿醜就不遠處乖乖吃著飼料。長橋的方向閃過一陣亮光，他凝目細看，黑暗中一高一矮兩個人影往這走近，是大飛和老趙！他正準備出聲招呼，又發現不對，後方不遠處還有幾個影子……有人跟蹤！

他拿出手機想通知大飛，但還沒打出去，就看到疑似大飛的高個子舉起右手燈光，黑夜中連閃三次。

是暗號，高個子右手還沒放下，後方的人影就一擁而上，矮個子只來得及跑出兩步，就被壓制在地。

怎麼回事？他傻了，連忙伏低身子，手機還停在大飛的對話群組，大飛在做什麼？被抓的是老趙嗎？那些人是誰？一連串問題沒能細想，他轉身抱起阿醜，想從後門離開，但來不及了，剛下到一樓就聽見外面傳來腳步聲。

他躲進一間臥房，胡亂扯了一條被子鑽進床底，把被子撐開遮擋著身子，只露出一雙眼睛。懷裡的阿醜像是知道一切似的，也不掙扎，默默窩在他懷裡。

沒多久幾雙腳走進了房間，其中一雙是他認得的名牌球鞋。

「這裡也沒人，」其中一人說，「快把事情辦一辦吧。」

幾雙鞋子離開了，篤篤篤的，全都上了那道老舊木梯。

他趁機從後門離開，眼角餘光看見外邊地上躺著一個人，是老趙嗎？他顧不得了，一路狂奔，手腳被長草割出無數血痕。有人注意到房子裡有其它人嗎？後面有人在追著他嗎？頭好痛，現在什麼都思考不來，阿醜被他裹在那條舊床單裡，貼著胸口，像一顆狂跳的心臟，隨時可能曝露出來。

大飛出賣了協會，不對，一開始就是假的。他緊緊捏著那張大飛弄來的高級證件，現在才想通怎麼回事，是他把大飛拉群組，是他害了整個協會，是他。

一路上沒遇到檢查哨，可能早過了第一階段的大規模搜捕，他回到房間，環抱著自己，好不容易停下顫抖，沒事的，沒事的，大飛以為他受傷不能外出。

等等，背包呢？

東西還留在老房子樓頂，完蛋了，那是賴不掉的證據，大飛認得那個背包。

手機在小小的套房裡響了又響，他索性關機。社區外面開始嘈雜起來，要來了吧，是大飛？還是巡邏隊？他聽見人聲循著樓梯上來，停止，複數的腳步聲就在門外。

來了，他和他的貓在這世界無所遁形。

「過來啊。」他伸出手，向房間角落的阿醜喊著。

阿醜筆直向他走來，眼睛睜圓了，乾淨的像兩顆玻璃彈珠。他看見自己倒映在貓瞳孔裡的樣子，如此清明，彷彿額上長滿肉角。